文通

丹徒馬建忠

實字卷之六

狀字諸用六之一

狀字、所以貌動靜之容者、

狀字之於動字、亦猶靜字之於名字、皆所以肖貌之者也、凡狀者、必先其所狀、常例也、

狀動字、則先動字、

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油然者、狀字也、所以肖作雲之狀、故先之、沛然以狀下雨、浡然以狀苗之興起、故皆先焉、至孟子云、卒然問曰、填然鼓之、舉欣欣然有

蓐色而相告曰等句皆此例也滑稽列傳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卒然歡然兩狀語、同上狀字之狀動字其常、故不多引、

狀靜字則先靜字、

庚桑楚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知者本靜字、畫然狀之、挈然之狀仁者亦然、平原君列傳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濁世之佳公子六字、用如靜字、以表平原君爲何如人、翩翩重言、所以狀也、故先焉、逍遙遊非不呺然大也、大、靜字、呺然狀之、封禪書其所謂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絕狀殊字、表二十九雖甚盛德、其後以加矣、盛靜字

也。甚字狀之。二二十五章甚澤人必疾之，其亡也。澤靜字也。甚字狀之。論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美善二字皆靜字，盡字狀之，而皆先焉。

自狀亦然。

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既又不三字皆狀字也。兩句不字，一以既字狀之，一以又字狀之，而皆先焉。又君是以不果來也。不果兩字皆狀字，不狀果字，故先焉。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終亦必三字皆狀字也，狀者各先其所狀焉。蓋意謂今之人如是，必亡之道也，雖修天爵亦無不亡之理，即

或偶稽天戮而不即亡、然天道昭然、終亦有亡之一日也昭五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已甚二字皆狀字、齊物論且子亦太早計、亦太早三字、皆狀字、而狀者各先所爲狀、庚桑楚楚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釋然狀字也、不字狀之、

不惟此也、名字代字、頓也、讀也、皆爲狀焉、孟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草芥名字也、猶字狀之、蓋舜視天下之歸己、其不足重輕、非眞爲草芥也、惟視同草芥耳此猶字之所以爲狀也、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六如字皆狀字、而所狀又皆名字、定十夏公

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地名也、實字狀之、封禪書、獲一角獸、若麟然、若麟然者、有似於麟也、非真麟也、先以若字復以然字爲殿者、亦常例也、解見後、

孟是以若彼濯濯也、彼代字、若字狀之、故若此若是如何或此或彼諸語、經籍中常常有之、皆此例也、

霍光傳去病大爲仲孺買田宅奴婢而去、爲仲孺三字、司詞與其介字、是爲一頓、大字本靜字也、用如狀字以狀之、蓋去病之買田宅奴婢、皆爲仲孺之故、故大字不狀買字而狀爲仲孺三字、又同傳云長主大以是怨光、大字亦狀以是二字、不狀怨字、蓋長主之所以怨光者、多由是耳、司馬遷傳不以

此時引嚮錐窒思慮云云、以此時三字一頓、不字狀之、定九吾從子如驂之靳、驂之靳一頓、如字狀之而先焉、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者三字一頓、若字狀焉、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或狀字、六用之以狀讀焉、孟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有以異於人乎、瞯字後之承讀也、果字狀之、又凡惟字之在一讀之首者、如惟奕秋之爲聽、惟耳亦然、惟目亦然、等讀、皆爲惟字所狀、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猶亦狀字、以狀所比之讀而先焉、史游俠列傳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

然其勢然也，順風而呼一讀，如字狀之，外物有甚變陷而無所逃，寒暑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若字亦狀讀也，應科目時與人書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又云，蓋十八九矣，又云，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蓋擧較之辭，狀字也，今置諸句之首，以狀焉，狀字之狀句，有如此者，甚字本狀字也，以煞句讀，則用如靜字，而爲表詞矣，孟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王之好樂甚者，猶云王好樂之心，能至於極也，故甚字所以表好樂之心也，王之好樂一讀而爲起詞，甚字其表詞也，夫如是，暴其民甚，又魯之削也滋甚，皆此類也，成二子若許我，讎我必甚，昭五楚王汰侈

巳甚、子其戒之、汲鄭列傳贊之言也日益甚六國年表序秦既得志、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李將軍傳名聲出廣下遠甚、封禪書天子窮鼎湖甚、所引諸句、皆以讀爲起詞、而以甚字爲表詞者也、灌夫列傳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灌夫家在潁川橫七字爲讀之起詞、甚字其表詞也、有云橫甚二字猶言甚橫也、則橫字爲表詞、甚字狀之而後焉、此異於常例、似不然也、萬石君傳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極切者、極至也、切狀字而用爲表詞、若此之類、不可勝記、特舉隅耳、

狀字本無定也、往往假借他類字爲狀字者、然必置先於其所狀、

有假借名字爲狀字者、此與賓次節與內動字節內所引同例、

孟庶民子來 子來者如子之來也、子名字先乎動字而成狀字、孟今而後知犬馬畜伋 犬馬畜伋者猶言畜伋如犬馬也、

犬馬二字名字、置畜字之先、而用如狀字、由是莊公八年云射之豕人立而啼、酷吏傳云兩人交驩而兄事禹、趙策云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梅福傳云天下之士雲合歸漢、趙廣漢傳云見事風生、賓戲云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成帝紀云帝王之道日以陵夷、蒯通傳云常山王奉

頭鼠竄以歸漢王叔孫通傳云此時羣盜鼠竊狗偷達生篇云柴立其中央秦策云庭說諸侯之王又云蛇行匍伏酷吏傳云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則陽云欲惡去就於是橋遐潮州謝表云孽臣姦隸蠹居棊處太原郡公神道碑云寶接士大夫高下中度房公墓碣銘云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耳擩目染不學以能諸句皆以名字狀動字而先焉

有假借靜字爲狀字者

養生主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新字本靜字也今先發字而爲狀字襄二十六志誣其上而公怨之公字本靜

字、以狀怨字、刺客列傳於是襄子大義之、大本靜字以狀義字、孤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東西南三靜字、今先動字以狀其處也、與馮宿論文書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小大二字同上、王公神道碑公族其爲人、不直視、直字同上、

有假借動字爲狀字者、張釋之列傳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立動字也、今假以狀誅字而先焉、哀十六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隱元莊公寤生、驚姜氏、食貨志動欲慕古、不度時宜、李廣傳被廣軍生得廣、所引生寤動生等字本皆動字今假爲狀字矣、

狀字諸式六之三

狀字用以象形省聲者其式不一有用雙聲者有用疊韻者而雙聲疊韵諸字概同一偏旁者有重言者有重言之後加以焉然如乎爾諸字者

狀字爲雙聲疊韻且同一偏旁者

雙聲狀字如流離含糊留連陸梁展轉土苴闟鞈猶豫盤薄顛倒蕭散率真等字至躊躇踟躕囁嚅髣髴砰磅躑躅逼迫悽愴等字則雙聲而同偏旁矣

疊韻狀字如胡盧相羊倉忙支離滅裂章皇欝律軋易等字至炰烋彷徉猖狂蹉跎纏綿綢繆逍遙彷徨遷延劻勷滄浠

嶕嶢鴻濛沆茫驍騂崢嶸䑜䏰崱嵂嶒峘岭嶝嶸嵚崟諸字則
疊韻而同偏旁矣、
有重言者、
如何何欵欵訾訾陳陳槑槑錄錄期期儚儚默默喋喋沾沾
勤勤懇懇卒卒淵淵洞洞屬屬融融洩洩、
有重言之後加以然如乎諸字者、
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與焉、秋水云、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東方
朔傳云、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孟子云、芒芒然歸謂
語云、侃侃如也、行行如也、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萬石君傳云、

儐僕訢訢如也、桓寬傳云、斷斷焉、行行爲、雖未詳備、斯可略覩矣、襄公三十一年云、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檀弓云、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又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然則爾諸兩字亦可加於重言之後也、

有任用何字爲狀態、以然焉如乎爾若斯諸字者、

孟子云、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油沛浡三字、各以然字爲殿而成狀字、漢書云、佗迺蹶然起坐、士大夫、

悵然失望、惘然念外人之有非學士欽然歸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屑然如有聞于大夫、褎然爲舉首、皆嘸然陽應、左傳莊公十一年云、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襄公八年云、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昭公五年云、若離焉好逆使臣、易云、突如其來如、漢書云、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又云意豁如也、海內晏如、論語云、煥乎其有文章、易云、確乎其不可拔、論語云、夫子莞爾而笑曰、子路率爾而對曰、又詩云、大猶沃若、易云、夕惕若、公羊傳文公十四年云、力沛若有餘、玉藻云、二爵而言言斯、夫如是則若斯二字亦可藉以爲狀辭之助語矣、

有時或用名字、或用靜字、甚或用讀、以狀一相似之情者、則先以若如等字、而復殿以然字者爲常、且必置於所狀之後、此變例也、已見乎此節內、

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者本名也、所以狀助長相似之情者也、今則先以若字以爲比、而後殿以然字者、即所以狀之也、而無若宋人然五字、置於勿助長也一句之後、即置之於所狀之後也、又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小靜字也、置於若然兩字之中者、同上、又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登天二字一讀、解同前、猶云道之高美、其不可及之狀、如人之登天者一般云、孟子云予豈若

是小丈夫然哉。今言王若易然。夫子若有不豫色然。三句皆同前。公羊莊三十二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以疾死三字一讀、置於若然兩字之中、解與前同。送文暢師序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畫記見之戚然若有感然。進士策問考其文章、其所傳者不相遠然。三引皆同前。惟圬者王承福傳云、任有小大、唯其所能、若器皿焉。是則焉字、亦可用如然字。

狀字別義六之三

狀字往往單詞隻字、而以義可別者、有六。

一以指事成之處者

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人耻之、東西南三字、各記其敗喪與見辱之地、蓋記其喪敗之地、即所以狀其喪敗時之情境、故曰狀字、惟其爲狀字、所以先於動字也、張釋之列傳、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又云、獨柰何廷辱張廷尉、左右二字、記所視之處、廷字記所辱之處、陸賈列傳、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又云、迺病免家居、郊北與家三字、亦記處也、由是萬石君傳云、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汲鄭列傳云、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淮陰侯列傳云、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左傳文公七年云、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以

上詐句內南東北西上下右左外焉諸字、皆記處而先所狀也

二以記事成之時者、

亂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已者、記駕車之時、故先駕字、又魯平公將出、將者記其出時也、故先出字、隱元遂惡之、君將不堪、不如早爲之所、遂將早三字、皆狀時也、庚桑楚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叔孫通列傳殿陛下急發兵擊之、又云、我幾不脫於虎口、趙充國傳初是充國計者什二、中什五、最後什八、淮陰侯列傳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魏公子列傳於是公子立自責、項羽本紀如今人方爲刀

俎、我爲魚肉、又今累得大名不祥、王家傳既痛逝者、行自念也、陸賈列傳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常相國世家參始微時陳丞相世家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卜式傳上於是以式終長者、高帝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又高祖常繇咸陽汙定國傳率常丞相議可、卿于厚蓋陸鉛事常屈其座人、留侯世家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諸句中所有日歲幾初旦暮立方行嘗始竟終常業諸字皆狀時也、至逍遙遊云、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且字解如將字、馮唐列傳云臣父故爲代相、故字解如本字、故得爲本者、故舊也、趙廣漢傳云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故屬河閒、此故字亦解如舊字

賈誼傳云、天子春秋鼎盛、賈捐之傳云、顯鼎貴、上信用之、又匡衡傳云、無說詩、匡鼎來、三引鼎字、解如方字當字、亦狀時也、晉世家云、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犂者比也、故呂后紀云、犂明、孝惠還、犂明者比明也、酷吏列傳云、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黎通犂、

又有兩字重狀一時者、過秦論、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既已二字意重、並記過去之時也、賈誼傳、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嘗已已嘗、並重言也、王褒傳、別來行復四年、行復二字、皆記時也、似此者、如方且嘗復曾復諸重言、見於古籍者、往往有之、

二記時之字、置於句首以爲起句之辭者、亦可列爲狀字、隱元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初者、原始之辭、今置句首以爲記事推原之例、左氏文習用之、高帝紀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前字置句首、與初字同例、論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始今兩字同上、高帝本紀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史記之用始字、與左氏之用初字、漢書之用前字同、可見諸書皆各有字例也、秦策已一說而立爲太史、夏本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已字在句首、與初前諸字同例、

三以言事之如何成者、此記成事之容、前所謂雙聲疊韻與重

言諸字以爲象形肖聲者，皆此類也，惟彼必雙字，此論單字耳。

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大字假以肖所戒爲如何也。

又：瞯良人之所之。施者，言其從之容也。汲黯傳：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空字以言所取之狀也。韓信傳：軍皆殊死戰。刺客列傳：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元帝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金日磾傳：陛下妄得一胡兒，即貴重之。戰國策：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檀弓：壹似重有憂者。貨殖志：富商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諸句內所有殊徒純妄重痛諸字，皆以肖成事之容也。

至猶若如等字用以爲比者、亦以記成事之容可與、論比參覩、孟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性與杞柳、義與桮棬、本無相關之義、今以猶字先乎杞柳、則性爲所狀矣、先乎桮棬則義爲所狀矣、此猶字所以記容之狀字也、如若諸字同例大學云、聽訟、吾猶人也、左氏云、今與王言如晉國、其若之何、老子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酷吏列傳云、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貨殖列傳云、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又云、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又云、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商君列傳云、君之危若朝露、諸句內所有如若等字皆以狀

所比也而如若猶諸字之所狀或爲名字或爲靜字或爲一讀皆可至如是如此如斯若此若彼又若何若之何奈何如何諸語則所狀皆爲代字經籍習用已詳於前故不贅然字爾字解作如是者亦肖容之狀字也孟今也不然猶云今非如此也此然字解作如此而爲表詞者實即肖容之狀字也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爾殊者如此有異也爾解如然字下然字同前成入惟然故多大國矣惟然者猶云惟其事之如是也賈誼楷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者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所以然者所以爲如此也復然者復

爲如此也、公莊三十二公子牙今將爾、今將爾者、猶云今將如此也、答馮宿書侯何能爾、答陳商書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能爾者、能爲如此也、必爾爲不也者、必如此爲抑否也、推此類也、然而然則諸連辭之然字、亦有然矣、解見連字篇。

四以度事成之有如許者、如許者、言事成而有多少淺深厚薄偏全之各別也、

孟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亟者、言其稱之如許次也、又迭爲賓主、迭者、言互爲賓主之頻頻也、昭十四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三者、言數罪之次也、末者、言所減之如許也、游俠列傳云、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又云、以德報怨、厚

施而溥望、朱雲傳云、旣論難連拄五鹿君、霍光傳云、長財七尺三寸、荀子榮辱篇云、是其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昭公十六年云、韓子亦無幾求、趙后傳云、今兒安在、危殺之矣、蜀志先主傳云、今大事垂可立、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人間世云、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曹相國世家云、參見人之有過、專掩匿覆蓋之、張叔傳云、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三代世表云、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用竇傳云、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劾繫都司空、禮樂志云、質樸日消、恩愛寖薄、賈誼傳云、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周勃傳云、吏稍侵辱之、馬援傳云、季孟嘗折愧子陽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元凱左序云、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設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蕭相國世家云、列侯畢已受封、以上所引句內、盡厚薄連財幾危垂微直專剸頗寖慮稍更畢諸字、或言其事之多少、或言其事之厚薄也、至於言成事之淺深者、則有愈滋甚益極至諸字以爲狀、盡與論比篇內所謂泛稱夫極者大略相似耳、孟子云、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五帝本紀云、舜居潙汭行彌謹、榮辱篇云、濟之而愈濁者口也、豢之而愈瘠者交也、秦本紀云、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成帝紀云、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五帝

紀云、余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卜式傳云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平準書云、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五帝本紀云、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射義云、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盡斷有存者、賈誼傳云、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封禪書云、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游俠列傳云、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高帝本紀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又云、豐所生長、極不忘爾、荀子正論篇云、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諸句中滋彌愈愈漸尤甚僅斷廑絕益極至諸字、皆以言事所至淺深之境也、水

經注言沁水、兩岸冡能拔出奇爲翳薈也、又言廟前有攢柏數百根、青青彌望、奇可玩也、宋本奇字皆作最字亦通、與陳給事書云、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又答竇秀才書云、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莊子云、人有畏影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逾多、魏其列傳云、諸士在己之左、愈貪賤、光益敬與鈞、順宗實錄云、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温、故最在後、既諸引句皆以益愈逾最諸字兩兩相比、以狀其所至之深淺也、

五以決事之然與不然者、

孟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必字所以決勝之當然者也、지

士誠小人也、誠字以決其實爲小人也詩云洵美且仁周語云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左傳昭公十一年云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隱公六年云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僖公二十三年云實紀綱之僕繫辭云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孟子云君是以不果來也高帝本紀云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張耳列傳云吾王孱出乎五行志云鄉亡桓公是遂亞地中國其良絕矣馮唐傳云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呂公本紀云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孟子云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五帝本紀云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少儀云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論語云固天縱之將聖又

多能也。田齊世家云、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諸句中如洵應實斷果雅審亘誠固信諸字、皆以決事之誠然者也

答語可單用一字、不必附於他字、內則云、男唯女諾、然則唯諾二字、皆可單用矣、論語云、曾子曰唯、夫子曰諾、吾將仕矣、檀弓云、有子曰然、此皆單用一字以爲答也、太史公自敘云、唯唯否否、不然、此重言亦所以爲應答之辭也、若以決辭合於助字、則成爲表詞矣、論語云、必也正名乎、猶云爲政所先、必爲正名也、又云、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左傳桓公十八年云、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魯仲連列傳云、新垣衍

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李斯列傳云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諸句內皆以決辭台於助字而爲表詞也卽如信也固也雖皆爲答語之辭而其起詞卽爲所答之事故以信也固也答之卽以決言其爲如此者

狀字之決不然者實多今各詳之

不字用於靜字動字狀字之先以決事理之無者常語也孟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

歷、四用不字、一先多字、靜字也、餘皆先乎動字、又不爲不多者、言事理之當然者也、不奪不饜者、決功效之當然者也、至孟子云、不若與人、又云今也不然、又云雖有智慧、不如待時、三句若然如三、皆狀字、不字先之、皆所以言事理之如此也、惟不字先於靜字、如不仁者、不賢者等語、則兩字合成一語、解見靜字篇內、並非藉以決事理之當然也、淮陰侯列傳、李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漢高帝紀、且日不可不早自來、谢王嘉傳、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所引句內疊用兩不字、業已互相對銷、無異正說、然所決者、仍爲事理之當然也、又孟子云、直不百步耳、送

楊支使序云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兩句不字皆先名字似含一動字第一句猶云直不走百步耳第二句猶云不願一日留也似此之類經籍時有然未可拘定爲所含何字總以可解爲要

不字有代非字者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又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讓王篇云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前引三節內所云苟不解以苟非較順所云豈不解以豈非較順大戴禮王言篇云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又墨子非命篇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前引二

節內、不非兩字互用、釋詞引爲相代之證、

不字有代無字者、武五子傳贊不一日而無兵、枚皐傳凡可讀者、不二十篇、五鳳不日不月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諸不字皆可解作無字、以其先乎名字故也、故釋詞謂論語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句不間當作非間者失之矣、以間字爲動字故也、

釋詞解丕不二字、有解爲語詞、有解爲發聲者、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又云丕顯哉、芮良夫詩云不其亂爾、詩云鄂不韡韡、又云受福不那、又云不顯亦世等句、皆解作語詞無解、愚按似此句法、仍解作豈不爲順、故論語云不曰堅乎者、猶云

聞之人豈不曰堅乎、宜四年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者、豈不餒而也、孟子云吾不惴焉者、吾豈不惴焉也、

未字以決事之過時者、常語也、孟曰舍館未定、未定者、言時尚未定、故不來也、又民未病涉也、猶云、杠梁及時可通、民無病涉之時也、未字有與嘗字相幷者、如孟子云而未嘗有顯者來、又云、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馮唐列傳云、今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儒林傳云、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未嘗二字皆言已往之無其事也、而未嘗不者、猶云往時無不如此也、未字後於猶字者、言事之不及時也、孟子云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由未者猶云同爲人而我及時尚不如是也僖公三十一年云若猶未也又將及難猶未者猶云及今尚無知也至穀梁隱元年云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文公元年云君之齒未也兩未也皆猶未之意而孟子云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此未也直是無辭耳未也之未字用如表詞而非狀字矣

勿毋二字禁戒之辭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勿視其巍巍然文公元年享江芈而勿敬也成二非禮也勿籍論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漢辯之列傳皋之母甚高論趙世家毋發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王尊傳賢爲上毋以富所

引勿毋諸字皆禁止之辭無通毋亦禁止之辭孟王無罪歲又無或乎王之不智也德充符子無乃稱人間世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四引無字皆戒辭也雖然勿毋無三字有無禁戒之意者如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兩句兩勿字非禮勿視四句四勿字毋意四毋字發而無詔兩句兩無字皆陳述之辭而無命戒之意襄公二十五年云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昭公三年云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兩節內無字皆代不字左氏文類此者甚多至爾雅云勿念詩云無念襄公二十九年云毋寧夫人似此之句經生家皆以勿

毋無二字爲發聲而無解者、恐未盡然也、蓋古書往往有省文、兩字並作一字者、與其武斷而强解、毋寧知所省乎、

正義云、弗者不之深也、與不字無異、惟較不字辭氣更遽耳、

喻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極言其不如之甚、有不待思索而急遽言之之狀、故孟子歷數大人之巍巍者、卽遽斷之曰、我得志弗爲也、至以後總言其不足畏之理、則用不字、故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宣公十二年云、鄭人勸我、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兩弗字用以深責、亦匆遽口氣、至封禪書云、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靡字解同不字、文公十七年云、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蔑字解同無字而爲動字、

蓋戕以猶無以也、罔字匪字或解如無字、或解如不字、則爲書詩專用之字、非無二字之爲動字已見前矣、他如微字否字、非此處所應解、休字解作勿字、乃方言也、

六以傳疑難不定之狀者、

凡疑難之事而爲名字、則有詢問代字以表之、疑難之口氣、則有助字以傳之、茲姑不論、第論疑難之狀字、合於動字以肖其擬議恍惚之貌耳、疑難狀字、有與詢問代字同字而不同用者、如何焉胡烏曷安諸字、至如豈詎庸等字、惟用爲狀字耳、其或兩代字用爲狀字、則不同義、

論夫子何哂由也、猶云夫子爲何哂由也、爲字不言、單用何

字、合於動字、故爲狀字、若何字爲動字之止詞、則又爲代字矣、論語云、回何敢死、又云、何必讀書、兩何字皆狀字也、高帝本紀云、是何治宮室過度也、刺客列傳云、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兩何字有爲何或何故之解、總之凡何字單用而代轉詞者、則爲狀字、若爲止詞爲表詞與爲司詞者、則代字矣、凡何字合靜字者、所以狀之也、故爲狀字、論語云、何晏也、哀公二十五年云、何肥也、東方朔傳云、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諸何字、猶云何其、歎異之辭也、無禮二字合用、與靜字無異、陸賈傳云、何念之深也、何雖不緊靠深字、

然實賅深字由是項羽本紀云是何楚人之多也秦策云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皆此類也論語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云焉得剛閔公元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答李翊書云焉足以知是且非耶諸焉字皆合助動字以狀之詩云胡能有定庚桑楚云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賈誼傳云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蕭相國世家云今君胡不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後漢鄭元傳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五引胡字皆爲狀字國策云烏能與齊懸衡東都賦烏覩大漢之

云爲乎、兩爲字用如狀字、至孟子云居惡在、又云惡乎宜乎、
與論語云人焉廋哉、惡字與焉字、雖爲疑辭、然以訓何處者、
非以狀猶豫之情者也、書云曷虐朕民、又云曷其奈何不敬、
兩曷字皆解何故、常語也、至荀子强國篇云、曷若是而可以
持國乎、曷字解作豈字、子史諸籍、用作如此解者、往往有焉
淮陰侯列傳云、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霍光傳云、安得遺詔封
三子事、陸賈傳云、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諸安字、經生
家皆解作何字、故宣公十二年云、諸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
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此安焉何三字連
用解互用之證、惟所引案字、尚可解作豈字、而諸子籍內安

字有别解者、茲不及論也、

豈字廣韻云安也、焉也、曾也、有作甯字解者、孟子云豈能獨樂哉、豈字作安字解、若假以相比、與如若況諸字相合、則可解作何字矣、論語云、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豈若者何若也、賈誼傳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豈如者何如也、後漢爰延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尙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豈況者何況也、至卜式傳云、家豈有寃欲言事耶、西南夷傳云、追觀太宗塡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兩豈字皆未定之辭、

又吳語曰、大王豈辱裁之、外物篇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兩豈字作其字解、豈字之用、解雖不一、然皆用如狀字、詎字、廣韻云、豈也、與巨、渠、遽、鉅、距、通、高帝紀云、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項羽本紀作公豈敢入乎、故巨與豈同解而互用也、吳語云、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耳乎、荀子正論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陸賈傳云、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齊物論云、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張儀列傳云、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曰豈遽、曰豈鉅、曰何渠、曰庸詎、曰甯渠、皆重言一義而已、莊公十四年云、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南越王

傳云、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兩庸字並商度之辭、荀子宥生篇云、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襄公二十五年云、將庸何歸、庸安、安也、庸何、何也、皆重言也、後漢楊秉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容通庸、亦豈辭也、又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末不亦、猶云無亦、此末字亦疑辭也、

其字有擬議不定之意者、亦狀字也、中庸云、舜其大孝也與、又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論語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齊物論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僖公二十三年云、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論語

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凡引其字皆未定之詞也其或重言也隱公十一年云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論語云其何以行之哉兩引其字可解作將字亦狀辭也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哀公元年云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照十三年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兩或字並疑詞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與中庸或生而知之諸或字皆辭之未定爲一者也故皆狀字吳語云越曾足以爲大虞乎閔公二年公羊傳云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論語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又云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諸曾字或訓乃

或訓則或訓嘗廣韻訓嘗爲曾則曾亦可爲嘗矣說文曰曾詞之舒也蓋猶豫之詞也閔元年公羊傳云莊公存之時樂曾淫於宮中曾猶嘗也記時之狀字也

六者皆單字狀字也更有記時與記處狀字合於他字以成一語者此種成語概位句讀之首非若單字狀字之必先乎動字也至記處記時之語率用上下左右內外中間等字綴於地名人名時代之後與夫記價值記度量記里數諸名字皆可名爲狀辭已詳於賓次節矣

孟爲間不用則茅塞子之心矣 間狀字也爲動字也兩合焉以成一頓置諸句首 魏公子列傳居頃復從北方來使言曰

居動字也，合於間字，又成一頓，惟動字合狀字爲頓，如居暱爲間之類，不概見，靜字合狀字，如良久等語，亦罕見，習見者，狀字合於之字與者字也，稱之列傳久之，文帝稱善，又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曹相國世家間之，欲有所言，曰久之，曰頃之曰間之，皆與之字合，以記時者，司馬遷傳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所云上之次之外之下之，皆以歷數地位，列爲狀

語則諸之字無解而有解矣、故韓文進撰平淮西碑文表做之云、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遊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所云外之內之者、亦以歷數也、匪直此也、齊策云、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猶之云者、猶云與上文魚失水比、猶無益也、之字不爲義、故猶之亦狀語也、論語猶之與人也義同、曹相國世家乃者、我使諫君也、文帝紀間者、諸呂用事、樊噲傳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魏其傳今者、又與夫有郄、晉語鄭會盒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國有與焉、又近者、嘗有寓吾子之閾然無言、乃

間頃今始近諸字、合者字、皆以記時也、倣此例者甚多、如曰者前者昔者之類、霍光傳云、不者、且有大患、項羽本紀云、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不者與不然非然者、皆狀語之為頓者、均在此例、論語云今也則亡、曰今也則狀字合於也字矣、

文通之作其用意且詳前後所序並凡例矣一時草創未暇辨
定亦不敢出以問世友人見者皆謂此書能抉前人作文之奧
開後人琢句之門非洞悉中西文詞者不辦人苟能玩索而有
得焉不獨讀中書者可以引通西文即讀西書者亦易於引通
中文而中西行文之道不難豁然貫通矣慫恿就梓得大卷而
論實字已全其論虛字論句讀且俟續印建忠自記

校勘記

序第三頁第十行令誤印今　卷一十一頁第六行末誤將第七行首以字接排　卷二二十五頁首行多古字　三十五頁第六行奉自兩字倒置　三十七頁第十九行二十行陑誤印陒　四十一頁十四行流誤印派十九行逍誤印趙　六十六頁第四行逍誤印趙　卷三四十二頁第十行而各其先其字多　卷四第一頁第七行蹟誤印賾　第八頁第十七行末臓餘同上三字十九行多餘同上三字　十五頁第四行羸誤印羸　二十四頁第十六行短佽二字倒置　四十六頁第六行王莽傳誤排王傳莽　卷五二十四頁第十五行首啇字誤排

十六行首　二十九頁第九行析誤印折第十一行字誤印宇

四十三頁中縫文通五誤印攴通六　又卷一中縫文通下

皆脫去一字間有點畫之譌不及更正識者鑒之

虛字卷之七

丹徒馬建忠

介字

凡虛字用以連實字相關之義者。曰介字。

介字云者。猶爲實字之介紹耳。夫名代諸字。先乎動字者爲主次。後乎動字者爲賓次。然而實字相關之義。有出乎主賓兩次之外者。泰西文字。若希臘辣丁。於主賓兩次之外。更立四次以盡實字相關之情變。故名代諸字各變六次。中國文字無變也。乃以介字濟其窮。文心雕龍有云。之而於以者。刱句之舊體。刱句也者。蓋以爲實字之介紹耳。

介字習見者曰之曰於曰以曰與曰爲共五字五字之用先所介者常也

之字之用七之一

之字訓爲代字訓爲動字已詳於前訓爲介字則不爲義故曰虛字經生家訓之字云言之間也

之字所間之言不一一以介於兩名字之間者兩名相續意有偏正偏者先而正者後偏正之閒概介之字然未可泥也大抵以兩名字之奇偶爲取舍論次篇已縷陳之矣又以意之輕重爲之字之取舍者宣公三年穀梁傳云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是則之字加否卽爲辭緩急之別據

釋以爲范氏所引別例、其理迂誕而不盡然也、若以緩急二字以解意之輕重、似有可解之處、

秦漢文虛字最少者、莫若漢書、漢書諸篇、記事最長者、莫若霍光傳、傳文字約六千、所用之字間於兩名者、共計十二、如云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今日之議、不得旋踵、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服斬縗無悲哀之心、五辟之屬、莫大不孝、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諸句內所間之字、皆爲意之所重、刪之則不辭矣、而諸

何用法與論次篇各例可互證也

二以介於靜字名字之間者

昭六年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 聖哲明察等皆靜字之偶者而所附名字各皆單字故參之字以四之此例已見靜字篇數目靜字之爲分數者或毋爲名而子爲數者如律歷志云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八十一分日者毋也四十三者子也間以之字又或毋子俱爲數者如文公十八年云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二十與一毋子皆數也亦間之字而不間者如什一萬一之類凡言分數之字加否皆已

散見於代字與靜字篇矣

三以介於代字名字之間者

秦楚之際月表序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若斯者指示代字也亟字單故加之字以足焉又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伯夷列傳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若斯之難兩句同並同上匈奴列傳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如彼如此後綴以之字皆以難備兩靜各爲單字故也刑法志云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繆論如此甚也

淮陰侯列傳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論語云、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刑法志云有君若是其賢也、所引四句、與前同一句法、而如此甚也、如是甚也兩句、不加之字、若是其賢也、若是其幾也兩句、易以其字、是則之其兩字之加否、與文義無涉也、賈誼傳云、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此指示代字也、後加之字、不爲義、猶曰此政此令云爾、然且加之者、所以四之耳、此種句法、罕見、至其篇末有云、此之不爲者、之爲代字、非此例也、

四、以介於名字動字之間者、又別二式、其一、散動字用於偏次

而名字在正次者、率間之字以明之。

賈誼傳、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記過者、動字及其止詞也。宰、名字也。中間之字、以明偏正之次、下句同解。

趙后傳、返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又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引內諸句、以過誅意志事五字爲煞字者、皆此例也。諸句動字用如名字、而正次名字又皆隻字、故以之字間之也。此例

已詳於散動之爲偏次節矣。

其二、凡讀於起詞坐動之間、間以之字、一若緩其辭氣者然、又凡讀爲起詞爲止詞、皆可間以之字、讀無起詞、而欲間以之字者、必有字以先其坐動、所以爲之字可間之地也、讀有所字先乎坐動者、如間之字、則不先坐動而先所字焉、要之讀無之字者其常、而有之字者必讀也、非句也、

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大旱之望雲霓所以比之讀也、大旱起詞也、望坐動也、中間之字、緩辭也、比讀概以也字助之、又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三讀三之字各以參於起詞坐動之間、凡所爲比者、與所以比者、皆讀也、

而集成為句蓋所為比者之讀猶起詞也而所以比者之讀表詞也猶若諸字用若斷詞所以決其可比之理 又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為言故之連辭也故為後之讀間以之字 平原君列傳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兩比讀皆間之字 宣十二 以其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獻諸從者 兩讀言請獻之故間以之字辭氣一宕 衛將軍傳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 與詞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餞於灞滻之外 兩讀亦言故也匈奴傳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 養生主 始臣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

書、兩引皆記時之讀也、至宣公十二年云、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成公二年云、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僖公二十三年云、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經生家皆謂所引傳語各節、首句皆間之字、而下以若字對之、故之與若互文耳、不知凡起詞坐動有之字爲間者、皆讀也、而凡讀挺接上文者、時有假設之意、不必以之字泥解爲若字也、非然者、書云、邦之臧、惟女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又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爾家、凶於而國、凡讀有之字間者、皆有假設之

意而對句並無若字以爲互文也、則又何說、以上所引諸讀之有之字爲間者、皆非起詞與止詞之讀也、

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之得天下也、讀之爲起詞者、故問以之字、且率以也字助之、所以跌宕其辭氣也、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讀之爲起詞者也、之先乎所、定例也、又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夫子之不援、問句之起詞也、無也字爲助者、辨辭欲其急也、又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百姓之謂我愛也、乃宜字之起詞也、猶云百姓之謂我愛也宜哉、又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又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

忤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紂之去武丁、亦起詞之讀也、後句猶云且王者之不作、疏於此時者、未有也故王者之不作五字、乃疏字之起詞、而疏於此時者、又有字之止詞也下句倣此、三句皆無也字爲助者、以述事之辭欲其急也、孟子七篇讀之助以也字者不可勝數、蓋孟子之文、欲其疏暢故耳、逍遙遊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論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齊語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參其國而任其鄙李斯列傳彼賢人之用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張陳列傳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商君列傳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諸葛亮傳諸葛亮之爲相國也、

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共引書七次其讀之爲起詞、各間之字而助以也字者、皆以記同時之事也、如鵬之水擊三千里、皆其從南冥時之事也、餘可類推、大宛傳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日者列傳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楚策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六藝志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所引諸讀皆有之字爲間、而無也字爲助者、以全讀字義、皆爲起詞、故直接坐動、無令助字相間、以緩辭氣也、東方朔傳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

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李斯列傳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黥布列傳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賈誼傳秦王之欲尊宗廟安子孫、與湯武同、所引諸讀、惟間之字以讀之起詞、亦即坐動之起詞、故不助也字、使辭氣較直捷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讀、其起詞卽爲者字、而復冠以古字者、欲之字有可間之地也、至秋水云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四讀所間之字皆先所字、孟齊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良人之所之也者、讀也、而爲瞯之止詞、間以之字、置先所字、助以也字、結句也、又敢問晉賤之

非臣如何、晉鄙之非臣者、問字承讀也、不助也字者、非結句

也、又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虞公之不可諫者、知字承

讀也、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者、亦知字承讀也、兩讀皆

間之字而也字、則一助一否者、解同上、又趙孟之所貴趙孟

能賤之、又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兩讀皆有所字而之

字先爲兩讀、又皆爲止詞、而置先於句、一則爲賤之止詞、而

復以之字重指者、所以偶賤字且正言也、一則爲識之止詞、

而不復重指者、不狀識字已偶矣、又反言也、又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兩讀一爲起詞、一爲表詞、皆有之字先

乎所字而兩讀之起詞、各以今古二字代之、所以爲間之字之地也、夫如是、僖公四年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秦策云、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燕策云、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孔光傳云、有所薦辟、唯恐其人之聞知、趙策云、恣君之所使之、管晏列傳云、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大宛列傳云、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申韓列傳云、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商君列傳云、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則陽云、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

可不謂大疑乎、送孟東野序云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所引諸讀皆爲止詞、而各有之字間焉者也、又介字後讀之爲司詞者亦有之字間之、與讀之爲止詞者同、蓋司詞止詞兩皆賓次也、孟子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讀也、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者亦讀也、兩讀後乎以字、而爲其司詞、皆有之字間之、

其三凡止詞先乎動字者、倒文也、如動字或有弗辭、或爲疑辭者率間之字辭氣確切者間參是字、

論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句之起詞、不出其坐

動也言則出之止詞也今止詞先置而出爲不字所狀故閒
之字以明焉又子曰吾斯之未能信信者吾也所信者斯也
能乃助動而爲未字所狀故斯先置而閒之字至動字有弗
辭者其止詞原可先置故此句可易云吾未之能信文義雖
同而辭氣迥異若云吾未斯能信又不辭矣故以斯爲代字
閒以之字則神情勃然矣學者其審辨之又古者民有三疾
今也或是之亡也猶云今也或亡是也又求之也已何必公
山氏之之也猶云何必之公山氏也又吾以子爲異之問曾
由與求之問猶云吾以爲子所問之有異也乃所問者由與
求耳蓋皆疑辭也至論語云父母唯其疾之憂一句無弗辭

無疑辭而亦閒之字者蓋有唯字先之也如孟子云唯奕秋之爲聽逵生云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原道云惟怪之欲聞與崔羣書云少飲食而思慮惟此之望送李愿序云起居無時惟適之安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以七六引皆有惟字先焉夫之字以閒倒文此種句法左氏諭語最所習見後則韓文襲用者最多莊公三十二年云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成公十三年云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昭公三十一年云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又云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宣公十二年云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僖公十五年云君

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桓公十三年云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隱公元年云姜氏何厭之有、論語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虞卿列傳云趙且亡何秦之圖乎、項羽本紀云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酷吏列傳云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許國公神道碑云天子曰大臣不可以胥行其秋之待孔公墓誌裕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五箴云余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守戒云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以上所引皆名字之爲止詞者先置而或有弗

辭、或爲疑辭、故間以之字、更有承動先置者、如僖公七年云、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覆亡動字也、以承不暇者、今倒置焉、猶云陳將不暇於覆亡也、襄公二十四年云、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猶云、非患無賄、而難無令名也、又鄭尙書序云、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猶云若將趨入爲拜庭者、以上三引、皆承動先置、而間以之字者、蓋非弗辭、卽疑辭耳、

至介字後司詞、間亦先置而參以之字者、論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爲介字也、夫人其司詞也、猶云非爲夫人慟、將爲誰乎、隱十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

[illegible]也、猶云不唯爲許國也、趙語背晉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溺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階、猶云與黿鼉魚鼈處、而與鼃黽同階也、昌黎上宰相書云、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猶云與麋鹿處與猿狖居也、原其句法之所自、則庚桑楚有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兩句、始知爲與兩介字、其司詞先置而可問以之字也、不甯唯是、狀字必先所狀、常也、而養生主云、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未嘗兩字所以狀經字也、今後置焉、猶云技未嘗經乎肯綮也、或云技經肯綮者、未嘗也、亦通、則未嘗

兩字用如表詞、而技經肯綮、則爲讀矣、亦無不可、賈誼傳云、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諸句內所謂習與正人居之者、猶云習與正人居者也、之當解如者字、於義較順、之字之用、有時不爲義、而惟以足他字之語氣者、如頃之久之上之下之等語、見狀字卷尾一節、

以上諸引、皆以之字爲閒者、

僖十五、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猶云、君之愎諫違卜者、固惟以求敗也、故敗爲求之止詞、今先置焉、而語氣急切、閒以是字、常若含有惟字之義、又寡人之從君而西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是故以至、猶云、此行也、亦惟實踐爾國人之妖夢而已、夢字乃踐之止詞、今先置而間以是字、亦含有惟字之義、又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猶云君不恤其身之亡、而惟憂羣臣、惠之至也、一間之字者、以恤合不字、已成偶矣、一則間以是字者、義含惟字、語較急切故也、然則僖公二十三年云、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兩句明用唯字者、以力是視三字不能句也、故宣公十二年云、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成公十三年云、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又云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等句、皆此義也、隱公三年云、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成公二年云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襄公十四年云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襄公二十一年云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僖公四年云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襄公八年云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昭公二十五年云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又云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昭公二十一年云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襄公三十年云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昭公九年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僖公四年云將虢是滅何

愛於虞、襄公三十一年云、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上于襄陽書云、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上柳中丞書云、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送石處士序云、使大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祭十二郎文云、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送陳密序、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所引諸句內間以是字者、皆此例也、惟襄公九年云、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猶云鄭國如不從有禮與彊能庇民之人、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是句有弗詞、而亦間以是字也、蓋句長、而唯字語氣或恐

不足也。

於字之用七之二

於介字也，聯綴實字也，而爲用不一。用於比較，則以表相差之義。

於字用以表相差之義，已詳於論比篇矣。孟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金與羽比重，表其相差之義者，於字也。而聯綴其所比者，亦於字也。又 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又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所引同上，乎字間代於字。秦策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賈山傳 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

詠[illegible]兩引比語，皆同例也。

用附靜字，則以繫所司之詞。

靜字後，往往附有司詞，以足其義者，而所以聯綴司詞，以附於靜字者，率用於字，詳見靜字篇內。東方朔傳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成者，非有明主聖王，孰能聽之，凡八用於字，皆以聯綴司詞以附於靜字也。莊子駢拇篇內有云，侈於德，侈於性，駢於明，駢於辯，枝於手，枝於仁，多於聰等句，與論語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又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諸句，皆以聯靜字之司詞也。

用附動字則以介轉及之詞、

外動字於止詞之外有轉詞以言其行之所歸、與其行之所自者、又有內動字雖無止詞、而有轉詞以言其行之所向、與其行之所在者、皆已詳論於內外動字諸篇矣、孟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降外動字大任其止詞也、而是人則降大任之所歸也、故以於字介焉、又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加外動字、彼爲其轉詞、而諸代之於兩字、之字其止詞也於字所以介轉詞也、公隱三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納國乎君、致國乎與夷、句法

同上乎代於字、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受命者、外動字與其止詞也、於先師者、言受命之所自也、又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於羿者、亦言學射之所自也、凡於字言所自者、以乎字代者蓋寡、又叚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諸代之於兩字同上、揚雄傳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六用於字、皆所以介外動字之轉詞、有言所在者、有言所自者、故竝及焉、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兩作內動字、介以於字、以表

明察之所向、又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乎代於字、與上同、又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三介於字、以記所在也、而孟子云、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出於幽谷者於字以言所自、猶云出自幽谷也、以後一用于字、一用於字、皆言所至也、原鬼民有恃於天、有違於時、有感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八用於字有言其行之所在者、所向者、所受者、閱者可自辨之、

內外動字後介於字爲轉詞者、各詳本篇、

用附受動、則以明行之所自發、

凡外動字之止詞、變爲起詞、是卽外動字之轉爲受動矣、至外動字之起詞、轉爲受動、則有書有不書者、其書者往往介以於字者、明其行之所自發也、已詳於受動字篇矣、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曰治人、曰食人、則外動字與其止詞、至轉爲受動、則曰治於人、曰食於人、介以於字者、以言治與食之行所自發也、成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傷於矢者、爲矢所傷也、

以上於字之用、要皆綴於所附之後、若於之司詞爲意之所重者、則可先所附焉、有無兩動字、如有轉詞以言所於有所於無

者往往先焉、孟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取外動字、於武城者、附於取字而爲其轉詞也、以其爲意之所特重者、故置於動字之先、又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加外動字也、於我者、其轉詞也、徐無鬼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於不己若者、比字之轉詞也、平原君列傳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於毛先生者、失字之轉詞也、上張儀射書惟念於執事也、可以言進、於執事也者、進字之轉詞也、猶言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於敵以下、受字之轉詞也、以上所引轉詞、要皆附於外動字、以其爲意之所重、故置先於所附焉、

諭於女安乎、安內動字也、於女者附於安字、而爲其轉詞、以其爲意之所重、故先之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內動字也、之代之、於兩字已見代字篇、故人之其所親愛者、卽人之於其所親愛也、乃辟之轉詞、留侯世家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足內動字也、於良者其轉詞也、以上所引轉詞要皆附於內動字、以其爲意之所重、故先附焉、高帝紀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多靜字也、於天下附於靜字之司詞也、今司詞皆先靜字者、以其爲意之所重也虞卿列傳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君是者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於長者、於婦人、薄厚兩字之司詞也、逍遙遊其於光也不亦難乎。雖靜字、於光其司詞也、三國志諸葛亮傳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長短兩靜字、於治戎、於奇謀、其司詞也、孔叢詰墨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逡如怯夫、以上所引、皆司詞置先於所附之靜字、以明其為意之所重也、然則內外動字之轉詞、靜字之司詞、皆可先其所附、惟受動與差比兩端、所有於字為介、以綴於其後者、則未見有先乎所附者也、至有無兩動字後、其轉詞往往置先所附者、孟子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於我心、有字之轉詞也、猶云有戚戚於我心

也今先置者亦以明意之所先也論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於吾言無字之轉詞也餘同上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同上魏公子列傳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於趙有功同上高帝紀吾於天下賢士可謂亡負矣亡同無與崔羣書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守戒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徐偃王廟碑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文帝紀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袁公墓誌銘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與有彼此言者論捕賊行賞表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送何堅序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凡有無

兩動字後所有轉詞皆先置焉者、蓋皆爲意之所先也

不特此也、外動字之止詞間有介以於字而先焉者、其止詞之重否、一以字之奇偶爲定、表詞之偏次、若與起詞有對待之義者、率介於字而先之、

孟、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師外動字、子思其止詞、今爲意之所重、故介於字而先之、師字奇、故加之字以偶焉、又、陵於降命、則不能也、不能一字已偶矣、止詞不重、論、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一字、用如外動字、天道、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上李侍郎書、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書李記、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所引諸外動字後止詞

不重者字偶故也、昭二十五我不稔則衆我於周爲客我於周爲客者猶云我爲周之客也則客爲表詞周其偏次也今周與我有對待之義故介以於字而先焉、哀十三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廉頗列傳君於趙爲貴公子、鄭公神道碑日竊飾、於公爲曾祖、從祖何堅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斬衢斷王陛祀宎於南昌爲屬邑、六引皆同例而句中皆有爲字爲斷詞、間無斷詞而句法亦同者、秦策子秦人也、寡人於子故也、寡人於子故也者、猶云寡人乃子之故也、句法同上、而少斷詞耳、王吉傳宋使者內史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

於攸則更也、答劉正夫書、念於足下不同道而先進者、所引

皆無斷詞、

其非表詞之偏次、又非轉止兩詞、而與起詞若有相關之義者、

亦從此例、

論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我字與前後文義實不相屬、

而於義則與浮雲之富貴有相關之義、故介於字以繫之、孟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父母之不我愛一讀、而爲何哉之

起詞、猶云父母之愛我與否何有於我哉、成二、克於先大夫、

無能爲役、越尤國傳於臣之計、先誅先吾已則罕拜之賜、不

煩兵而解矣、叔孫通傳、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淮陰侯

列傳於諸侯之列、大士書王陽中、號排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諸引句中其介於字者、皆與起詞有相關之義、故先焉、

是故凡與起詞有對待之義者、必介於字以繫於其後、而又參以之字者、所以讀之也、故之於二字、即所以申其對待之義而用若讀之坐動者然、

論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與天下、兩相對待者也、故以於字介天下以繫於君子之後、參以之字者、所以成讀也、故之於二字相連、若用為讀之坐動者然、故孟子有云、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

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又云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又云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又云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論語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吳語云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論小功不稅書云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豈牽於外哉又進學解云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又云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又云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統觀所引之於兩字離之則各有其義合之則有對待之義玩其口氣若爲讀中之坐動者然

於字司詞未見用指名之字者、用所字者、亦罕見也、

穀僖五 晉人執虞公 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執不言所於地者、猶云不言所於執之地也、所爲於之司詞、而先焉者、例也、送楊少尹序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所於歸同上、所司於字、賓所罕見、而司之字則未一見也、大抵之字惟用於賓次、而於字所司、概非賓次故也、且焉字可代於、此詳代字、

於字司讀者爲常、

孟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百姓之以王爲愛一讀、乃異字轉詞、今爲於字所司、又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

又先於其所往，其所往一讀於字司綱。又攻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秦養牲者一讀於字司焉。論：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其所不知一讀於字司之。莊元：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定四：於其歸焉，用事於河。其出焉、其歸焉兩讀之記時者，各司於於字。秦策：二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王之爲帝，禁字止詞，禁王之爲帝，乃以字司詞，以禁王之爲帝，又於字司詞，句法奇創。中庸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以化民者，介字與其司詞，今又爲於字司焉，與前同一句法。黥布列傳：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刺客列傳：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韓安國傳：孝文悟於兵之不

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與孟簡書其稱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送竇從事序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諸引句於字所司皆讀也

司詞後乎介字轉詞後乎動字者常也內外傳有反是者後此則末之見也

昭十五食而無信唯蔡於憾所於憾者蔡也故於蔡乃憾之轉詞今先焉蔡乃於字司詞今亦先焉此皆反乎常例而詞氣較勁昭十九其一二八凡私族於謀而立長親私族於謀者謀於私族也或云私謀於族也是則私爲狀字而與謀字

不合也、於例不安、昭四 亡於不暇、又何能濟、亡於不暇者不暇於亡也、僖九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言何有於土也、昭十九 楚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怒於室色於市也、齊語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言有蔽於海、有渚於渠弭、有牢於環山也、諸引句、惟見於內外傳者、至書酒誥云、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惟轉詞之先乎動字耳、非倒文也、乎於兩字同一用法、而有時不能相易者、此則繫乎上下文之語氣耳、乎字亦同於字、見於經籍者居多、後人未之習用也、

孟 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

大夫得乎邱民者、猶云得之於邱民也、如易於字、則不詞矣、餘仿此、又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若云奮於百世之上、放於四海、不明於善、詞義同而語氣不順、隱公三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志也、養生主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王吉傳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燕策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立之乎羣臣之上、公宣六大夫奔曷爲出乎閭、上李侍郎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發奮乎文章、

不貳過論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祭田橫墓文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所引句內乎字用同於字易之則語氣不勁惟所用乎字率以名字爲司詞罕見有司讀者論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孟天下惡乎定兩引惡乎猶云於何也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疾矣不可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惡乎屬國者猶云屬國於誰也惡乎兩字連用成語也

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詩王于興師又于沼于沚于㵎之中易介于石經籍中用于字者往往而是然罕有用以介讀者宣公十一年云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

易云云于非於解杜註訓曰也、于字用作別解者不贅、

於字合代字、如於是於此之類、散見他處、此故不論、

以字之用七之三

以介字也、聯綴實字也、而用法有二、一司名字者、一司散動字者、

其司名字者、先於所繫動字者、常也、而爲義不一、

以字以言所用者、

孟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乃所用以殺人者也、以字介之、又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釜甑與鐵、所用以爨耕者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又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諸句、

以字所司同上、徐無鬼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匈奴列傳以鳴鏑射單于善馬、淮陰侯列傳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僖二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養生主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諸句內以字所司名字、皆以言所用者、此即內外動字之轉詞也、

以字以言所因者

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以時者、因時也、又乃

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以微罪行者、猶因微罪行

也、又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

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以位以德者、猶云案位案德也、

案亦因也、秋水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公羊隱元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高帝紀鄉者夫

人兒子、皆以君、文帝紀朕以王、吾罷將軍博陽侯、賈誼傳以

客從高祖定天下、張禹傳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萬石

君列傳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

爲朝臣、衛將軍列傳公孫敖以郎事武帝、平原君列傳乃欲

以一笑之故、殺吾愛人、藍田巡廳記例以嫌不可否事、不成
適陷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
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諸所引句內以字所司、皆名字、凡以
言所因也、統觀兩節、以字司詞、概先動字、其有後乎動字者、
則司詞長、不則語意未絕也、見外動字篇、
其司散動字者、則必後乎其他動字、凡以言所向也、以字間有
可省者、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第一以
字司名字、解用也、以伐虢者、伐、外動字、虢其止詞、皆為以字
所司、今後乎假字者、以言所為假道也、即假道之初意也、此

以字以聯先後動字之法見於書者所在皆是、日者列傳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匈奴列傳願罷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復始古、吳王濞傳王屬士以奪其明勢勸之以高位重賞、偏將戮以辱其不屬者 所引以後散動字、皆言其前動字之所向也、淮陰侯列傳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猶云以衣我以食我也、今省以字、故同傳下文即云、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管晏列傳解左驂贖之、猶云以贖之也、叔孫通傳專言諸故羣盜進之 以進之也 趙充國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虜羣

得施績於彈先、壓其約、合其藏、以堅其約、合其藏也、溝洫志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以溉冀州、以分河流也、大抵滯讀省以字者居多、

以字先乎動字、間蒙上文而不言所司、助動後以字、必以為例孟子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為動字也、以字先之而不言所向、蓋以字司詞即行王政之君已見上文、故蒙而不書、又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此為字作決辭用、以為二字不一其解、已見表詞篇內、又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猶云、有司中無以前事告者、孟子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諸句新陳兩動字前以字、皆不言所向、其司詞皆蒙上文、至助動後以字、習用此例、已見助動篇矣、大學所惡節內、毋以使下、毋以事上、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毋以交於左、毋以交於右、諸句以字皆此例也、叔孫通列傳、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馮唐列傳、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楊胡絳傳、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魏公子列傳、趙王所為、客執以報趙、僖傳三十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刺客列傳、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諸以字後司詞、皆蒙上文而不書、

以司何是兩代字倒置爲常司之此諸字則否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司何字而後置焉淮陰侯列傳後有大者何以加之何以者猶以何也昭十一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天道是以行年七十而老聃轅司馬遷傳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傳十五三旋而不報是以來也引句內是以者猶以是也是以皆冠句首然如楚是以無分句則是以置於起詞之後亦順東方朔傳云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同一句法原道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與馮宿書然

毀其棄俗倘而從於淑賓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上張射第二書 及以之馳騖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廻旋，遂者三四年，近則一二年，無至焉矣。所引書內，五言以之，皆如常例，以之二字，經籍罕用。僖四 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與淑舉將 以此而進之，以此而虜之，賊知是下出罪救矜，無謂徒何從而得之也。所引以此兩字，亦未倒置，大學有云，此以後世不忘也，是此爲以字所司而先之者，不知此何暗函所字，猶云此所以後世不忘也，已見代字篇矣。以司所字，則必後濫。

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所指上文學字、以字訓之而後焉、又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所以同上所指者字、李斯列傳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襄四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燕策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平準書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諸句內所以兩字、皆以後於所此

書中最習用者、

後名字者不常、

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猶云以夜繼日也。以司夜字今反後焉、僖十五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猶云且晉人以感憂重我，以天地要我也。感憂天地兩雙名各爲以之司詞，而以字位其後焉、成九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諸排句，猶云以仁接事，以信守之，以忠成之，以敏行之也。此種句法亦最習見。論語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與此同。僖十五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猶云以朝入，以夕死也。餘同。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猶云彼以身織之屨妻辟之纑易之也。身織屨妻辟纑兩讀，而用

如名者也、隱三、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猶云其將以何辭對也、諸所引皆以後司詞之證、昭公十三年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杜註云不共晉貢、以魯故也、倒文也、見之字篇、

兩靜字義可分者、參以字以聯之、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安樂兩靜字、參以字以聯之、猶安而樂也、餘同、見靜字篇、大戴禮曾子制言、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同上、所引以字、前後間有動字、而亦視同靜字者、爲其言已然之境也、聘義、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以而兩字互用

之證、故用義必同也、荀子議兵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欲、夫是之謂六術、諸兩兩靜字皆聯以以字、送鄭尚書序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同上、晉語狐偃惠以有謀、趙衰文以忠貞、賈佗多識以恭、公羊二十四我衆以無義、曰有謀、曰多識、曰無義、皆可視同靜字、故以字聯之、

以爲二字、或省爲字、而單用以字者爲、昭二十五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以難者、猶云以爲難也、其所以者、卽士文逐季氏也、釋文曰、郈孫

以可絕句勸者勸公逐季氏也猶云郈孫以逐季氏爲可而勸之也雖可兩字皆靜字而爲表詞者又有以以字解作謂字者文義雖同而以釋字法則强合矣齊策臣之妻私臣之妻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猶云皆以爲美於徐公也美亦表詞釋之列傳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蕭相國世家高祖以蕭何功最盛猶云以絳侯周勃爲何如人也以蕭何功爲最盛也趙策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之以臣爲秦也猶云以臣爲爲秦也所引皆含爲字此種句法見於今文者蓋寡

以字司上下往來與方向等字皆以爲推及之詞

論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曰以上曰以下所言不止中人也由中人而推及於高乎中人者與降乎中人者也僖二十三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孟自有生民以來襄九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馮唐列傳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定四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平準書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諸引以字後綴以往來上下南北諸字者皆以推言其人其地其時也

以字司頓冠於句首或頓後聯以而字者最習見

請稱列傳以戎國宗掌之大何求而不得楚國堂堂之大一

頓以字司之冠於句首文勢一振、李斯列傳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一頓文氣更勁又如是句法習以夫以且以爲冒起、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張陳列傳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主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淮陰侯列傳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賈誼傳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匈奴列傳

皇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又云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皆揚子雲夫以平昌之賢其冒一人固足信乎況又崔與李纔至而文說邪統觀引句以字冒起一頓提振文勢最爲得力故史籍論事往往用之

至以字冒起一頓後聯以而字者句法亦同 藺相如列傳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以秦之彊後聯以而字文氣較爲宛轉耳 庚桑楚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豈杓之人邪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之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騈脅爭爲口辨而無其實、劇語以毆之家而主酒嬉懽于季孫之怒也、刺客列傳、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此種句法、經史所在皆是、以字用作別解、不在此例、

列子云、宋人執而問其以、註云、以故也、國風云、何其處也、必有以也、史記云、有以也夫、兩用以字、亦解故也、又論語云、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猶云敬忠與勸也、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否、猶云當克與否也、襄公二十年、賦常棣之七章以卒、猶云賦七章與卒章也、至易云、得妾以其子、言與其子也、易云、剝牀以足、言及其足也、以代與字、已見同次篇、以

代及字不無牽合姑存之

與字之用七之四

與介字也凡以聯名代諸字之平列者其與乎動字之功用者則必先焉見動字篇

論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及天道兩名平列蓋皆爲夫子所可言者也故以與字聯之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利命仁三者皆夫子所罕言故聯以與字莊二十八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有云下嬖字衍當作東關五蓋東關五第二見於漢書古今人物表者也故梁五及東關五皆爲外嬖皆所當賂者也故聯以與字孟諸君子皆與驩言

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與其妻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所引與字之司詞、或名字、或代字、而位皆先乎動字者、蓋皆與乎動字之行也、趙充國使日夜無却而與物爭、燕策、有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賈山傳人與之爲役、家與之爲讐、淮陰侯列傳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平原君列傳納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屈原列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項羽本紀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所引與字司詞、或名字、或代字、皆先動字、凡動字有偕同之意、則必有與同者、故介以與字、曰連和、曰偕、曰同列、曰同命、皆有

偕同之意、動字有互指代字者亦然、齊語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司馬遷傳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俱居相善同上上于相公書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權公爲碑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躐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

凡引句內動字前有相俱諸互指代字者、皆有與字先之也、

凡歷數諸名諸代字、與頓讀之用如名者、可參用及字、與及兩字互文也、見同次節、

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予女代字及以聯之、叔孫通列傳通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爲滿散對外習之、三頓以與及兩字聯之、原性夫始善而今惡、與始惡而今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平準書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昭元夫樂及而愛、與可愛而樂、與愛而弗樂、皆取愛之道也、六國年表序此與以耳食無異、賈誼傳太子之道、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上鄭留守啟及畢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復上宰相書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又云、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所

引頓讀有聯以與字者、亦有聯以及字者、可與同次節參觀、

句法有兩者相較、則以所與者爲比、李斯列傳、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雅應侯列傳、非思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兩引與字、皆以聯相比也、秦策、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與字以聯兩比之事、孰利者、兩者之中何爲利也、秦策、今日韓魏孰與始强、猶言與始孰强也、詳詢問代字矣、又漢書高帝紀云、今某之所就、與仲孰多、同一句法、呂氏春秋貴直篇、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此以與字爲比者、即論語云、且爾與其從辟人

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大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劉歆傳云、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大宗師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孟子云、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對禹問云、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以守法、諸引句法皆同、惟閔元年云、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兩句倒置、司馬遷傳云、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此比詞之所以聯以與字也、有云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絕句以與字解作謂

字、猶云、不謂我能死節也、蓋未知比字之義耳、

與司誰何兩代字後所司者常也、

又說傳、陛下騁賢、誰與領此、東方朔傳、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孟、王誰與為善、所謂誰與何與者、即與誰與何也、孰與二字、

不在此例、孰與二字所司見上、

司所字則必後焉、

論、揖所與立、與司所字、而位於其後、孟、其妻問所與飲食者、

淮陰侯列傳、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霍光傳、發御府金錢刀劍

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柳子厚墓誌、所與游皆當世名

八、引句內所與二字、皆司者後於所司、

後於名字者不常，

與司名字而倒置者，必問之字，已見之字節矣，庚桑楚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猶云與臃腫居也，上宰相書處廬之與處，猨狖之與居，昭十五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越語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所引句法同上，皆問之字，其不問者，則惟論語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吾非與斯人之徒而與誰也，與，外動字也，

與先動字，其所司有蒙前文而不書者，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猶云晉平

公弗與亥唐共天位也，亥唐在前，故隱而不書。陸賈傳：留與飲數月。霍光傳：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禁闥內敖戲。李斯列傳：乃召高與謀事。尹翁歸傳：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諸引句內與字司詞皆在前文，故含而不書。

與字於助動後無司詞者常也。論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共學者，言可與之共學也。之者，以指可與共學之人，下同。可助動也。此等句法，動字往往解為受動。論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言可與賜論詩矣。賜司詞而為起詞，故可言諸動字皆可視同受動。有謂中庸云：可與入德矣，論語

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繫辭云、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
矣、袁盎列傳云、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諸與字作以字解、而引
貨殖傳云、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與
揚雄傳云、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諸句、以與以兩字
互文爲證、不知古人用字不拘、其異用者、正各有其義耳、况
助動後與字實有本解、如陸賈傳云、越中無足與語、若云無
足以語則不詞矣、書籍中與字往往有不可解之處、釋詞所
擬之解頗可釋疑、然不敢據爲定論也、

爲字之用七之五

爲、介字以聯賓字也、解因也、助也、又凡心嚮其人曰爲、要之凡

行動所以有者曰爲、故爲必先乎動字、而爲爲動字、解作爲也、爲爲連字解因爲也皆與此異、爲字司名者其常、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鸇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獺之所以毆魚者、爲淵也、故爲淵者乃獺之所以毆魚也、爲與司詞先乎毆字者此也 又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六爲字司詞、皆先動字、而爲之之爲動字也、逍遙遊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秦策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又今臣之賢不及曾子、

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
為臣之投杼也、陸賈傳為天下興利除害、推陰陽列德者為
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公勝元敫凡陰之立、為植立也、知北
遊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諫佛骨表直以作豐
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諸引
句為之司詞皆先動字、然孟子云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
者以為為無禮也、又云、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諸為字
之司詞、皆以煞句、而後無動字者、則以皆為句之表詞也、故
為肉者、乃不知者妄度孔子所為、不稅冕而行也、他句同此、
司代字則之字居多

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爲之耕者，爲葛耕也。又見於爲之强戰，論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淮陰侯列傳今足下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上留守鄭相公書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所引爲之强戰，爲之聚斂，爲之盡力，爲之之意，皆介字也。至爲之禽者，猶云爲所禽也，不在此例，見代字篇。又莊物論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是代字與字所司，其他代字之所司者，詳代字篇。

司所字必後之。

大宛列傳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爲司所字，而

後爲張丞相列傳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項羽本紀謂以所爲起大事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司馬遷傳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四所爲同上

司詢問代字亦然且可拆置焉

論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公隱元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論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淮陰侯列傳今破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曰誰爲曰曷爲曰奚爲曰何爲皆爲字後於詢問代字也

張陳列傳今怨高祖辱我王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言乃何

爲汙王乎也爲何二字先後拆置、汲縣刻應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言乃爲何取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也至孟子云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惡用是鶂鶂者爲哉與逍遙遊云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楚詞漁父篇云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以及左傳云泰則無禮何施之爲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諸句內何爲兩字或首尾拆置或間以之字然爲字有解作語助不爲義者有解作有字者至解作斷詞則見詢問代字節今皆解作介字亦通至因所解而音讀有別者皆後人爲之孰是孰非未有確證

先乎動字其所司可蒙前文而不書、

張釋之列傳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皆爲輕重者言皆爲一傾之故而有輕重也、一傾在前文故爲字後不重言而上蒙焉孟荀列傳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匡衡傳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養生主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蔡澤傳不下綵被不爲炊、王公神道碑公獨有門爲討度論議直其冤、李將軍列傳無老壯、皆爲垂涕、薛君墓誌銘君帥武人君爲作書獎、誠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毅、諸引動字前爲字、其司詞皆蒙前文而不書者也、

古籍中爲字有難解者、釋詞諸書、只疏解其句義耳、而爲字

之眞解未得、如是句法、旣非數覯、故不列焉、

由用微自諸字七之六、

由、爾雅云從自也、介字司名字與是此諸代字、如常司所何諸字則後焉、

僖四敗由太子、孟禮義由人者出、此司名者、孟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粹之列傳帝由是奇粹之、信二十二請由此亡、

此司是此諸字、常例也、三王世家自古至今所由來遠矣、孟何由知吾可也、此司何所諸字而後之者、由之司詞有隱寓者、文帝紀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刑法志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

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猶云上無所從聞過失也道無所從至也繇通由並訓從

用、廣韻云、以也、介字司名字不常、司是此何諸字則後爲先動字則司詞可省

酷吏列傳用廉爲令史、鄭公神道碑公子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志、用、以也、所司皆靜字、而名用者、司名字罕見、否與名字無異矣、楊惲傳不適當復用此爲譏議也論怨是用希成十三狄應且憎是用告我、又是用宜之、又斯是用痛心疾首、衛獄用不犯於有司、越世家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此用字之司是此諸字而位於後者、鄧晨傳何

用知非歲也、此司何字者、僖二十六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
黎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饗封禪書是以卽事用希所引用
字卽用是也、不言是者、蒙上文也、漢諸侯年表序故厥鑑盧
擊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用司散動字、與以字同、此遊
重耳
微、非也、介字、惟司名字、置句前則爲假設之辭、
田子方某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微夫子者、非夫子也、論語、微管仲、馬註云、
微、無也、未確、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如云、無將軍、則
失之矣、李斯列傳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答崔立之書微足

下無以懲弄之狂言伯夷頌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左傳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所引微字皆可代以非字且皆冠於句首以爲假設之辭書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左傳云君非姬氏食不安孟子云舍我其誰哉非舍兩字與微字同意亦可視同介字

自爾雅云由從自也介字司名字司代字有倒置者有合於至諸字者要皆與用爲連字者異

詩關雎序言化自北而南也自北者言化所自來也總光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兩自字皆言同異之由兩讀用如名齊物論一與言爲二二與

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以上司名代諸字皆先於所司、常例也。唐三賢睿淫佚、所自邪也、馮唐列傳父老何自爲郎、留侯世家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此司何所兩字、而位於後者、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之自出、言康公出自我家也、康公晉甥也、倒置者之字間之也、上于相公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詔四月命夫命婦至於老病、無不受詠、許國公神道碑自是汔公之朝京師二十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勝書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更、所引自字後曰至曰以至於、曰至於、曰汔、曰下至諸字、同一句法

皆自此以往歷敘之辭、縣尉復州所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八賈誼傳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所引自後承以已下以上與前引自此以往又一句法、皆原始而統括之辭、至答劉正夫書云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自於二字連用亦訓從也、由也、

總之介字用法、與外動字大較相似、故外動字有用如介字者、反是而介字用如動字者亦有之、張釋之列傳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從本動字也、曰從旁、則以聯旁與代之實字矣、故從字用如介

字、又有一人從橋下走出、從橋下、則以聯橋與走之實字也、高帝本紀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從此者、自此也、大宛列傳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極亦動字也、曰極望、則以聯望與蒲苜矣、謂爲介字亦無不可、高帝紀前有大蛇當徑、當動字、今聯徑蛇兩字、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又項羽本紀云、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兩當字皆用如介字、史籍中以動字用如介字者所在而有、學者可自得之、

至介字用如動字者、說見下卷而字章內、